

152家中文媒体评选为“2010年海外十大新闻人物”。

与张维先生的交流过程中，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他随时随地提醒你要注意使用哥廷根学派的思想指导研究。张先生一生宣传近代力学的德国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并积极把哥廷根学派的思想精神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应用力学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成就。清华大学力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表明，他与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和陆士嘉为核心奠基人的清华大学应用力学学派完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通过他们与德国哥廷根力学学派的历史传承是

今后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的精神财富，来之不易，要特别珍惜，希望继续发扬光大。

著名力学家铁摩辛柯在其《材料力学史》中评价其导师普朗特时说：“在估量普朗特对工程力学方面的贡献时，我们不仅要注意他的著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哥廷根开创的伟大的力学学院。”

这段话我觉得如果改成对张先生的评价也非常合适，就是在估量张维对工程力学方面的贡献时，我们不仅要注意他的著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清华大学开创的著名的工程力学系。

2013年5月

山一样的父亲

——纪念张维先生诞辰100周年

○张克澄

父亲，是个谜。

幼时，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严厉的人，说一不二。

1947夏天父母同时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院系调整时母亲去了北航，父亲却一直留在清华，长达54年之久，姐姐和我自然也在清华园里长大。儿时的清华园，是城市里的乡村，又是乡村里的城市，好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芦苇里抓蜻蜓，退役飞机中藏猫猫……稍有不慎，常常挂烂了衣服跑丢了鞋，只要不过分，母亲从来不多说我，唯有父亲总是要求我安分、懂事，不要惹是生非，急了还会给揍上一顿。那个时候因

为惧怕，我常常绕着父亲走。

上小学了。好像因为什么课不及格或是上课太闹，反正是老师来家访了。这让父亲蒙羞，待老师走后，喝令我：“上楼、趴好。”程序是：上楼到父母房间，自己褪下裤子露出屁股，趴到床沿准备挨打。我心中暗暗祈祷母亲出手相助，或是父亲吓唬我两下简单处理了事。没想到的是，父亲这次根本不和母亲商量，气呼呼地独自上楼来，把门也反锁了，不理睬母亲在外制止，只是一味地用扫帚疙瘩和我的屁股相互作用，直到我哭声渐低，反复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啦，他才住手。

第二天，由于屁股肿得稍加触碰便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痛不可支，我只能站着靠墙听课。老师找到家里抗议。当我看着父亲在老师面前频频点头认错的时候，担心老师走后我的屁股该成八瓣了。然而，出乎意料，父亲当晚很严肃地和我谈话，向我承诺，保证今后不会再打我了，条件是我必须听话，自律。

我简直不敢相信父亲会这样处理我，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眼睛不时瞟向父亲，他的神情是认真、严肃的。我将信将疑，事实上，自此以后，父亲真的没有再大声呵斥过我，更别说体罚了。

这件事让我想了好几年，始终没有一个答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发现父亲是个很仗义的人。

父亲的老同学徐璋本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世人避之不及。他却常晚上去看望，相信徐的冤情，帮他家解决困难。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您难道不怕受牵连吗？他现在可是反革命呢！”父亲盯着我的眼睛说：“几十年的朋友，我相信他的为人。”文革后父亲又为徐璋本平反到处奔走，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同事黄万里当了右派，父母散步时遇到他，照常打招呼，有时还驻足路边相谈，全然不顾路人异样的眼光。在那异常的年代，父亲的举动无异是“引火烧身”。

“文革”开始，父亲被划成异类。他内心并不认同。一天，我陪他出门，远远地见个熟人迎面而来，父亲一把拉住我绕到另一条路上。我问他：“为什么要绕路而行？”父亲说：“不要连累了人家。”我愕然：父亲啊，您当初为何就不怕连累

了自己呢？

父亲“文革”中被下放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喂猪，回来时奉命乘闷罐车押运物资，时值酷暑，路上时停时走，很多天才到北京。闷罐车内像蒸笼一般，导致父亲背上长满了疮，痛得彻夜不能眠，只有趴在行军床上哼哼。时值清华校医院在迟群、谢静宜控制下，父亲去求治却无人愿给换药。原校医院院长谢祖培，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一级教授，亦被打倒，正被罚扫地，恰好看到父亲，他偷偷绕过父亲身边，要他下午五点后再来，父亲背上的疮才得以被谢大夫治愈。这故事被父亲在小范围讲了无数次，父亲的结论是无论什么时候真情永远存在。

父母很少在背后和孩子们面前议论人。他们在工作上是伙伴，当然免不了对人的评价。吃饭时说起某人某事，父母会改说英语或德语，使我少知道很多是非。

父母对金钱看得很淡。不是不需要，而是他们量力而行，绝不追求不义之财。父母高薪，但我并不知道，小时候一直觉得家里没有钱，因为他们不给我零花钱。过年的压岁钱，我当宝贝省着花，养成了节约的习惯。父母虽然收入不低，但双方若干长辈亲戚需要经济支持、子侄上学要帮忙负担，加起来也是笔不小的开支。父母处理经济上的事，从不告诉我，我也养成了不问的习惯。“文革”来了，父母工资停发，银行存款被冻结，每月生活费不够花。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父亲和我翻遍了家中，才在十公寓14号楼下小屋床底下找到一块钱。父亲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举着那一块钱，反复看了好半天，低声对我说：这可是咱家最后一块钱了，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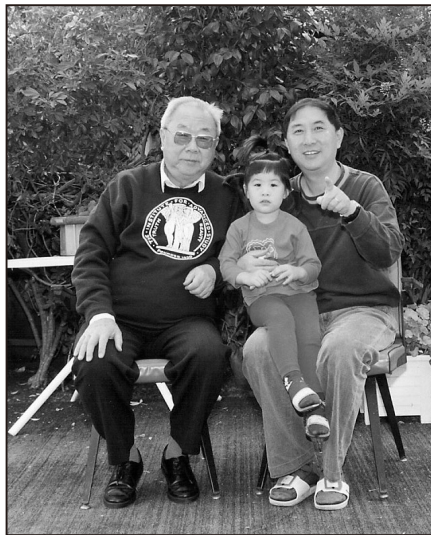
后咱们要是能再有钱，可不能忘了今天！有了钱也要省着花呀。多年后，我再跟父亲提起这一幕，他很感慨，并联想到古人所说“常将有日思无日”，真是至理名言呀。“文革”时有人给父母算了笔账，说他们有银行存款20多万。那年月这可是笔巨款，有人向我求证，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问母亲此事当真？母亲在跟父亲商量后，索性将家中经济情况向我公开，告我没那么多，大概总共有6万，但他们不打算留给我们。会给姐姐和我每人留5千，剩下的全交党费。我们将来只能靠自己努力。

助人为乐，父母高度一致。介绍他人找我家亲戚施今墨、祝湛予、姜泗长看病，早已是家常便饭。父亲当了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后，每年要去斯德哥尔摩开会。某次开会前，有人说是清华某教师家属，托父亲给在瑞典进修的夫君带一点日用品，父亲一口答应。不日东西送到家中，是一个封好的纸箱，份量不轻且无抓手。我担心父亲年事已高无法对付，正欲拒绝，父亲却面无愧色接了下来，并按他一贯作风，要她把所有的联系方式一一写下，仔细读过问清无误后，才让她离开。我问父亲这是你学生吗，父亲轻松说了一句：“不认识。”父亲返京后我看他步履蹒跚，一问之下，方知是那纸箱惹的祸：因无抓手加之又重，父亲从传送带上取箱子时把腰扭伤了。那位教师当父亲面打开纸箱，里面大部分竟然是方便面！我知道后既愤怒又为父亲委屈，认为这对教师夫妇太不懂事。父亲却说：“这不怪他们，是教育部的政策有问题，给访问学者的钱太少，逼得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省钱。派个人出去不容易，既然派出去了，

就要保证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他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反映给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

父亲爱吃也会吃。陈省身回国定居前父亲每到旧金山湾区必去看他，陈省身和父亲探讨北京的吃食，说天福号的酱肘子无人能及。陈省身定居南开后，每次父亲去看他，一定会起个大早，到天福号排队买新出锅的酱肘子带给陈省身解馋。

父亲爱讲笑话也擅长开玩笑，但十分注意对象和场合，以适当不过度为原则。父亲申请世界工程师协会副主席时，需要有六个或以上现任或前任的主席、副主席推荐。有五位父亲认为很有把握，只有第六位是个美国人，父亲已有近十年没见过他了，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这位原本不抱太大希望的人，不但立即回了信，而且信写得热情洋溢，说他已经十分荣幸地将推荐信寄出了，还



20世纪90年代，张克澄携女婷婷和父亲张维留影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向几位前同仁介绍了父亲的情况，请他们也推荐。同时，他又写道，他所以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与父亲第一次在内罗毕见面时的情景，是因为父亲当时讲的那个笑话。这个笑话自此成为他的保留节目，每次他重复这个笑话，就能点燃在场的人的情绪，令大家捧腹大笑。也因此他一直期待着与父亲的重逢，期待着从父亲这里再听到更多的笑话……父亲讲给我这个故事，也感慨于笑话的威力。父亲告诫我，要多思考，学习讲话的艺术，只讲该讲的话，学会用讲话争取人心。

父亲留给我一些无解的题，常常令我睡不踏实。

父亲对晚辈一向以启发为主，从不强加于人。姐姐学建筑，是受梁思成影响，父母没干预。我学计算机，则是因为到山西插队，后转到中科院物理所当了计算机操作员，顺理成章学了计算机。关于父亲搞了一辈子的壳体，我印象中只是在我上

高中时，父亲以自行车挡泥板为例，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双曲面，别看它薄，能承受很大的力，里面很有学问的。近年参加收集父亲的资料并接触大量父亲的学生，觉得壳体太有意思了。当年如果父亲跟我多介绍一些壳体知识，我会不会对它产生兴趣，进而子承父业？我太想和父亲探讨这个问题了，却永无答案。

2001年初，父亲到旧金山住了个把月，期间和我细谈了许多以前未触及的人和事。回想起来，颇有交代后事的味道。是他有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还是自知年事已高，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

父亲反复跟我谈本分做人的道理。不以为然地提起有些人成天挖空心思钻营名利，结果如何？大部分人白忙，极少数得到了所谓名利，却没得到尊重。说：“你妈妈和我，一辈子本本分分做人，不求名，不求利，到头来，名上算是有了点小名，利上够吃够喝，不是挺好吗？”



2013年5月25日，张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